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十九回 五雷陣陷困孫臏 一縷香報知毛遂

卻說孫臏要進五雷陣。不准門徒跟隨，囑咐一番，眼看眾將回轉，然後催開腳力，跟著老道，由西北進陣。舉目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只見高台五座，四堵高牆，開列八門；斗宿、三曹、四帥嚴加把守陣門，雷祖隱藏空中，六丁六甲眾神上張天羅，伽藍下布地網，森嚴整齊，各逞威風。孫臏緊催腳力，跟著毛奔，到了中央法台以前，老道下鹿上台，行至大纛旗下，燒了一道推雷咒符。這王翦手中執的五雷旗，就揮動起來，使空中的真魂，金鞭響亮，八部雷神，俱至跟前，毛奔即將五面大鼓，打得聲響驚天動地。五雷神展開兩翅，起在空中，手舉雷屑，從空中而下。雷母又將照妖鏡連閃幾閃，雷祖將金鞭搖擺，四面八方，雷部五神震動。鄧、辛、張、陶、龐、劉、荀、畢八帥施威。各顯神通。霹靂一聲，一齊動手。孫臏一見五雷八帥來得利害，心中著急，忙在背後取出杏黃旗展開，裹在身上。這旗上頭有玉帝的寶號，天師的敕令，眾神見了，俱各迴避。孫臏展開此旗，護住身體。只見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紫霧騰騰籠罩，紅光繚繞，護住頂門。諸神迴避，五雷不敢下來，只在空中遊蕩。霹靂交加，連聲不斷。孫臏滿心歡喜，裹著杏黃旗，下了青牛，席地而坐。暗想：「定然不受雷屑之災。看這光景，也不能出去，卻被妖道困住。」不說孫臏遭困，且說毛真人，一見孫臏有杏黃旗擋得住五雷，不得下去，吃了一驚：「怪不得這別夫終日背著這枝哭喪旗，到了急時此旗委實得力。看他千條瑞氣，又有千朵蓮花，諸神害怕，不敢下手。雖然將他困住，也是害他不得，豈不是勞而無功。如今一旦全功休矣，即能將別夫困住，焉能擅便放他。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說罷，下台提杖跨鹿，竟自出了陣門，來至秦營下騎，上金頂黃羅大帳參見始皇。始皇迎接坐下，便問：「真人恭喜如何？」毛奔即說五雷打住孫臏。始皇道：「這別夫神通廣大，須防他脫逃。況他黨羽甚眾，恐怕又有能人護救，反為不美。」毛奔答道：「聖上放心，陣中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還有五雷守住法台，雖有能人，也進不得此陣。聖主請放心，待貧道今晚三更作法，就叫這別夫七日而亡。」始皇歡喜不盡，傳下旨擺素筵慶功。飲酒已完，天色已晚，毛奔辭駕來至金子陵營中，秉燭坐下，叫了一聲「國師，你將隨軍備用的白綾，要三丈六尺，制一白幡，名為落魄幡，上寫著孫臏的年月日時，真魂在此數字，又用百文高桿挑起，立在中央戊己土，五雷法台之前。底下用一口小小的瓦缸，滿注清泉，用黑絹蒙了。快去準備。」金子陵答應，吩咐當值的旗牌去辦。猶如吹灰之力，轉來回話。毛真人吩咐那旗牌：「拿了幡，隨我進陣。」旗牌歡然願往。毛真人暗暗點頭想「此人大限到了。」說著，夜已深沉，老道提杖跨鹿，帶領旗牌進陣。到了中央法台，這旗牌抬頭一看，那裡還有魂魄，四面八方都是天兵天將，青紅紫綠，面目猙獰，嚇得渾身打戰，不敢仰視。老道將落魄幡懸在高桿，就把水缸用黑絹掩了，叫旗牌在這幡下伏著。那旗牌做夢也不知將他來祭幡。老道即把金牌往上一擊，只聽得一個霹靂雷聲，照著落魄幡擊將下來，就把個旗牌擊塌了頂門，祭了神幡。

老道復身上台，口念真言咒語，即將令牌連擊三聲。只見一位金甲天神從空而下，立在台前。只見此位神祇，三頭六臂，面如蟹蓋，赤發紅須，手持火尖槍，左懸弓，右插箭，威風凜凜，十分猛勇。真人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尊神，借仗神威，監守這座落魄旗，倘有能人進陣，若取此旗，尊神須要緊護，若是失落撞離，當按神書聽眨。」老道又將靈符焚化，口念七字靈文，拘捉星辰。只見孫臏的本命星離位，或上或下，將近要落下來。老道大怒，用寶劍一指，連擊令牌三聲，大喝「本命星還不速下墜，更待何時？」只見一顆明星，清光耀目，落將下來，一道毫光，即往水缸裡墜去，滴流流亂轉，往上欲起，老道用劍尖指定，大喝一聲：「孽障，你還往哪裡起，你仗著杏黃旗敢來打陣，縱然保得肉體凡身，也保不得星辰本命，我只把孽障一日三時，請雷把你真魂飛散，管教七日而亡。」說著就把黑絹蒙了缸口，即將五雷神塔壓在上面，把孫臏本命星鎮住。老道又擊令牌，焚符念咒，半空中雲推霧擁，來了一位星辰，臉如滿月，白鬚如銀，身騎梅花鹿，手括拐杖，喘息還未定，來至台前聽令。老道躬身說道：「無事不敢奉請星君，今有孫臏本命星鎮壓在神塔之下，恐有能人進陣，偷竊孫臏本命星放歸本位。借仗星主用心監守，倘有疏虞，按神書聽眨。」星主聽了，即去看守。

再說老道，一轉身，披髮仗劍，來至王翦跟前，把王翦手中五雷旗揮動三次，又將令牌一舉，忽聞雷聲響亮，來了王翦真魂普化天尊，坐騎黑麒麟，墜落台前聽令。毛奔說道：「無事不敢褻瀆尊神，今有孫臏進陣，用杏黃旗裹住身體，五雷不能傷他。貧道奉神書法旨，設立落魄旗一面，上有孫臏的八字真魂，借仗天尊，遣雷部按子午酉一日三個時辰，轟霹此魂幡，限七日內轟死孫臏魂魄，教他命喪無常，不得違誤。」

天尊應聲，領法旨起在空中，正是半夜子時，將金鞭在幡桿上一幌，那五雷齊展神威，照著落魄幡霹了一雷。孫臏在台下打了一個冷戰。老道心中大喜，梳髮簪冠，下了法台，出陣回營少歇。到了午時進陣上台，捏訣迭印，用金牌往上一舉，普化天尊又把金鞭晃了兩晃，五雷就施展威武，又照著幡桿上霹了一雷，孫臏在台下又打了一個冷戰。到了酉時，仍復如此。一日五次，連擊三遍。孫臏自覺眼前發黑，腦後生風，心中驚異。連忙掐指一算，早知情由，不覺長歎道：「我只道杏黃旗能擋諸神，不料落魄幡墜下本命星，一日三時轟擊，豈不耗散我的精神，只須七日，我命休矣。」

不言孫臏在陣中恐懼，且說燕丹公主，病得十分沉重，服藥無效。睜開了鳳眼，不見孫臏。忙問孫燕道：「你三叔辭我進朝今已幾日了？」孫燕答道：「如今乃是三日了。」貴人又道：「你去進朝打聽，三日為何不來？」孫燕領命，出離鳳閣，進到朝堂。來至午門，正是襄王升殿，議論軍情：「曾記亞父打陣三日未回。」忽見孫燕上殿朝參，襄王欠身道：「御弟請起，只幾日貴人病體如何？」孫燕奏道：「飲食不進，病勢已危，多應難保。」襄王說到：「既貴人病重，御弟不在鳳閣伺候，來此見孤何事？」孫燕奏道：「奉祖母差遣，來此訪問三叔的下落，不知今在何處？」襄王見問，緊鎖雙眉說道：「御弟問起亞父，孤不好隱藏，只因你三叔打了毛奔一拐，他轉回秦營，擺下一座五雷陣圖，亞父前去打陣去了，三日不見回來，吉凶存亡不知，孤家甚是放心不下。」孫燕聞言大怒，虎目圓睜：「怎麼一個妖道，敢害三叔。吾主放心，待為臣前往，即將毛奔擒來，究問三叔下落。」說罷，暴跳如雷，就欲辭駕臨陣。襄王勸道：「御弟不必著惱，想你三叔三災五難俱已躲過，料也無妨。你如今一怒之間，前去闖陣，不知緊要，倘若貴人一時不測，你叔姪俱不在跟前，這事怎處。不如御弟且回丹鳳閣侍奉貴人，待孤差人打聽亞父消息，方是兩全。」

孫燕正游疑未決之間，忽見眾家蔭襲，越出班來，尊一聲：「吾主在上，南郡王臨敵，被毛奔引進陣時，臣等都要跟隨，南郡王不許。吩咐臣等上前，說那陣中俱是天兵天將，凡人進去不得，並囑咐臣等，如若三日不能出陣，即奏知君王，誠心必香，拜請真仙下降，自能解救。這是南郡王臨行之言。」襄王大喜，口稱「御弟不必心焦，既然你三叔囑咐眾將，孤想將起來，你三叔和金眼毛遂最好，孤今焚香，即請毛真人下山，來救亞父，就不難了。」孫燕奏道：「既然吾主不准為臣闖陣，臣亦不敢自行。只是如今乃是第三日了，求主上誠心降香，邀請高人下山，救我三叔要緊。」襄王答道：「御弟請回，孤當虔誠求高人下降，不必多慮。」

不言孫燕轉回丹鳳閣，且說襄王吩咐擺香案，祝告蒼天。只見一縷香煙，起在空中，值日功曹，送至青石山閉陰洞。赤腳真人金眼毛遂，正在洞中打生，忽然一陣信香衝來，用手抓了一把，往鼻一聞，已知原故。大驚道：「可歎三哥，貪戀紅塵，不肯回轉天台山修真養性，在易州燕山已經受累不淺，盡該歸山悟道，為何又往臨淄惹下罪災。如今困在五雷陣中，眼睜睜七日內性命難保。我若是閉門不管，絕了結拜之義，就是我再下紅塵，自諒亦難救他出陣。」輾轉尋思，焦愁萬分。旁有蒯文通門徒，上前叩頭，口稱：「師父為何雙眉不展，臉帶愁容？」毛遂說道：「賢徒，你有所不知，因你那個廣文師伯，在臨淄大戰，拐打五雷真人毛奔，惹下大禍。因此毛奔擺下五雷神兵陣，將他打在陣中，眼睜睜的你師伯只在七日而亡。」文通答道：「師伯有難，師父還不下山相救。」毛遂道：「我已歸山，豈可再惹紅塵殺戒。況且你師伯行事又錯，何苦逆天而行。如今又睜在五雷神兵陣，我一竅不通，紈然下山，亦難搭救，這是他自作自受。此後若要相逢，只可在夢中罷。」文通答道：「師父不知陣法，不能解救，何不轉請

幾位祖師下山，救他一救才好。」毛遂說道：「至今教我請誰？只可煩人家一遭兩次，也就罷了，為著我的三哥，不知煩過人家多少次數，自己也覺瑣碎，怎麼還好央煩人家。」文通又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廣文師伯死無救了。」毛遂又說道：「還有一條門路，只是我不好再去。待我寫幾個字，你去走走。我想和你師伯平日最好的，就是那白猿。你帶我的書信去到雁愁澗，請這老猿轉上雲夢山，請鬼谷子王禪並王敖兄弟兩個，一個是他師父，一個是他師叔，他們師徒情長，自然下山解救。我去請他，恐怕不管。」文通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師父快寫字，弟子就往。」毛遂取過文房四寶，即刻將書寫就封固，文通遂接了書函，拜辭出洞。招展金光，起在空中。

不言文通往雁愁澗，且說孫燕回到丹鳳閣，只見眾多宮女俱在宮中伺候。步至龍榻前，一見貴人，臉如金紙，舌撇唇青，眼中垂淚呻吟。孫燕急忙跪下，口稱「祖母不要傷感，小孫已回來了。」貴人把鳳眼睜開，忙問孫燕道：「你打聽三叔今在何處？」孫燕見貴人病重，就不該實說才是。他是一個直慣的人，見祖母問他，不敢藏私，尊一聲「祖母，我三叔現下大禍臨身了，今被困在五雷陣中，存亡未定。孫兒在朝中打聽是實，祖母問及，不敢欺瞞。」燕丹公主聞聽，怒氣填胸，濁痰上湧，不能呼吸。須臾氣斷身亡。孫燕哭叫多時，未見甦醒，已知泉路茫茫，去而不返了。忙著宮人奏聞。襄王與龔國母聞知，齊至丹鳳閣，痛哭一場。收殮已畢，停在白虎殿開喪，曉諭群臣掛孝七日。孫燕跪下，叩謝襄王隆重之恩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蒯文通，接了毛遂的書信，推雲擁霧，已來至雁愁澗，落將下來。尋見洞門，只見一對小猴嘻哈頑皮，也有在石上翻斛斗的，也有在樹上打鞦韆的，鬧鬧吵吵，十分頑皮。文通點頭嗟歎，暗想：「南極仙翁老爺掌教，好無主意，怎麼一個白猴，也與他定一個仙果位，玷辱玄門。不論天仙地仙散仙，以及上中下八澗，山海群真，哪一個洞門口無有仙童道友、白鶴仙鷺，偏偏這雁愁澗，全是一班猴兒守洞，教我叫他師兄，還是叫他道友。」文通正在思想，內中有一個眼尖的猴兒，一見矮爺，用手招呼眾猴：「你們來看，這是什麼東西，往前滾來了。」眾猴嚷將起來，這個說是個肉球，那個說是個肉蛋，又有幾個小猴，拍著手，睜開雷公嘴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看真，不是肉球也不是肉蛋，原來是個矮人。」眾猴發一聲喊，一擁前來，就把文通四面圍住。這個拉袍，那個摘冠，矮爺一聲大喝：「休得無禮，快些進去通報，就說青石山閉陰洞赤腳真人金眼毛遂差人來下書。」眾猴兒聽說，一哄走散，就往裡面飛跑，報知馬鈴仙長。老猴傳言有請，即將文通讓至洞中坐下，小猴獻茶。文通偷眼細看，只是一個年老的母猴，便暗叫一聲「師父，為何打發我到此處，與畜生講話。」正在思想，那老猴開言問道：「仙長到此何干？」蒯文通答道：「無事不敢擅進宅洞，奉了家師的書柬，來請白猿仙長。」老猴說道：「令師是誰？」文通答道：「家師就是青石山閉陰洞赤腳真人。」老猴說道：「莫不是金眼毛遂麼？」文通答道：「正是祖師的徽號。」老猴又道：「毛真人請我猴兒何干？」文通答道：「只因師伯孫伯齡，困在五雷陣中，我家師父道行淺薄，不能解救，特差弟子來請白猿仙長，並有書信投獻。」老猴答道：「原來孫三哥有難，你家真人不敢下山，到來請我猴兒下山去，諒無濟事。你既有書來，等我老身觀看。」文通取書，呈與老猴。老猴即觀看，見上寫道：

燕山握別，屢易星霜，企仰仙儀，時蒙神溯。弟返荒山，閉門靜守。不意齊君謬愛，虔焚信香相投。

弟驚異之餘，得悉伯齡孫三哥，遭困於五雷陣中。雖藉杏黃旗保護，不致有損，日久恐傷仙軀。而毛奔拘攝本命星辰，且遭五雷神轟打，不過七日，魂散魄消。弟本擬速上雲夢高山，邀請王禪昆仲。奈弟前日誣丹之下，必然氣味難投。懇乞鶴駕，即赴仙山，邀請王家兄弟，早定解救之策。倘蒙再生，得離水火而登天堂，感荷高誼，非僅身受者而已，毛遂頓首拜。

卻說老猴看畢來書，淒然下淚：「原來孫恩人有難，理應赴援。仙長但請放心，待小兒回來，打發他下山便了。」文通答道：「令郎何往？」老猴回道：「山中採藥，不久就問。」正然說著，眾猴兒擁著白猿，進了洞門，來至老猿床前，參見老母。回頭看見蒯文通，滿面陪笑，口稱一句「仙長久違了，到此何干？」文通就說了一道。老猿又道：「現有毛真人書貼在此。」白猿接過書來，仔細一著，大驚失色，心下躊躇。老猿說道：「既然你的孫三哥有難，你該下山相救。」白猿答道：「這五雷陣內，我一些也不知，怎麼樣搭救得來。」老猿又道：「你不能破陣，快去和鬼谷子商議。」